

俄罗斯文本学的历史与影响：科尔尼延科通讯院士访谈录

History and Influence of Textology in Russia: An Interview with Prof. N. V. Kornienko

涂 慧 (Tu Hui) 王树福 (Wang Shufu)

内容摘要：作为俄罗斯科学院为数不多的文学领域的通讯院士之一，娜·瓦·科尔尼延科博士是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尔基文学院教授、俄罗斯作协成员，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和文本学（如版本考订、文本校释、手稿分析等）领域成就卓著，在俄罗斯和国际学界享有盛誉。在学术访谈中，科尔尼延科院士就俄罗斯文本学的由来与发展、文本学与普拉东诺夫研究、文本学的应用与影响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独特见解。作为语文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文本学在俄罗斯的滥觞与形成、发展与嬗变，与俄罗斯经典文学息息相关，与经典作家文本和档案资料密切相连。文本学不仅见证俄罗斯文学和文学史的发展，彰显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史和思想史，也探寻俄罗斯的民族未来和时代诉求。

关键词：科尔尼延科；文本学；史料学；普拉东诺夫；俄罗斯文学

作者简介：涂慧，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成员，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英语文学研究；王树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和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戏剧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白银时代俄罗斯戏剧转型研究（1890—1920）”【项目编号：17BWW04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History and Influence of Textology in Russia: An Interview with Prof. N. V. Kornienko

Abstract: As one of the few Corresponding Member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Natalia Vasilevna Kornienko is Ph. D. in Philology, a research fellow in Gorky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professor at Maxim Gorky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d Creative Writing, and a member of Russian Writers' Association. She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 in Russian literature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and textology (just as version textual research, school text interpretation, manuscript analysis), and is very famous in Russian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world. In this academic interview, Prof. Kornienko expressed her views and opinion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extology, textology and A.P. Platonov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nd effects of textolog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ranch and language subjects, the beginning,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extology in Russia is closely related to classical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lassical writers' texts and archives. In one word, textology has not only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history, and revealed the spiritu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but also explored the future of Russian nation and era appeal.

Key words: N. V. Kornienko; textology; bibliography; A. P. Platonov; Russian literature

Authors: **Tu Hui**, Ph. D. in Literatur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Her research area i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Sinology (Email: tuhuitracyty@163.com); **Wang Shufu**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69, China), and research fellow at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Research,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 Research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in Hubei Prov.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Russian literature, Russian drama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ccnuwangshufu@126.com).

娜塔莉娅·瓦西里耶夫娜·科尔尼延科（Наталья Васильевна Корниенко/ Natalia Vasilievna Kornienko, 1953—），语文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高尔基文学院教授，俄罗斯作家协会成员，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她大学毕业于新西伯利亚—阿穆尔共青城师范学院，1979年研究生毕业于列宁格勒赫尔岑国立师范学院，副博士论文题目为《普拉东诺夫的哲学探索与艺术方法特点》（*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скания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метода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曾在新西伯利亚师范学院工作，担任“苏联文学和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1989年考入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博士生研究班，1992年以《普拉东诺夫的文本史与生平（1926—1946）》（*История текста и биография А.П. Платонова: 1926-1946*）获得博士学位；1993年至今在世界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97年被授予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称号，2006年起担任“当代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侨民文学”研究室主任。科尔尼延科院士的学术兴趣主要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文本学（版本考订、文本校释、

手稿分析、文献辨析等)和史料学。

科尔尼延科院士先后著有《普拉东诺夫的文本史与生平》(1993)、《俄语如是说:普拉东诺夫和肖洛霍夫在俄罗斯文学中的相遇》(*Сказано русским языком...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и 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 Встречи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2003)、《新经济政策解冻:苏联文学批评研究所的建立》(*Нэпо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2009)等多部专著,先后主编八期学术出版物《普拉东诺夫的“哲学家之国”:创作问题》(“*Страна философов*”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 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 1994—2017)、两期学术出版物《文本学学报: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文本学和史料学问题》(*Текстологиче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Вопросы текстологии и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я*, 2009, 2012)、《八卷本普拉东诺夫选集》(*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2011)等多部著述;是系列学术著述《普拉东诺夫:随笔与传记资料》(*А. Платонов: Записные книжки.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的责任编辑、编者、版本考订者和文献注释者,是系列学术出版物《文学纪念碑》(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编委成员。此外,科尔尼延科院士先后在《新世界》《莫斯科》《各民族友谊》《十月》《我们同时代人》《俄罗斯文学》《俄罗斯外省》等刊物发表四百多篇文章,内容涉及文本学和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成果先后被译为德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等语种;曾获多种人文艺术奖项,诸如《莫斯科》和《十月》杂志奖、俄罗斯作协“传统奖”获。¹

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公派访学期间,笔者有幸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见到并采访了科尔尼延科院士。在此次学术访谈中,科尔尼延科院士主要就俄罗斯文本学的由来与发展、文本学与普拉东诺夫研究、文本学的应用与影响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学者的严谨中不乏研究的热忱,专家的细致中透露出使命的坚定,大家风范中充盈着坦荡的境界。

俄罗斯文本学的生成与发展

涂慧王树福(以下简称问):尊敬的科尔尼延科院士,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谈!您长期从事文本学(текстология)和史料学(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研究,在俄罗斯文本学和普拉东诺夫学领域成就卓著。那么,在您看来,何谓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文本学?

科尔尼延科(以下简称答):在我看来,文本学是一门最古老的语文

1 同.: “Корненко Наталья Васильевна”, <http://imli.ru/institut/sotrudniki/1040-kornienko-natalya-vasilevna>.

(филология)¹ 学科, 可以追溯到“批评”(来源于古希腊语——“修正”、“更正”)这一概念。虽然现在的文本学指的是编辑、校勘或起源于法国的批评, 从事该领域的学者们致力于解决的依然是亚历山大时代(公元前2世纪)学者阿里斯塔克(Ἀρίσταρχος ὁ Σάμιος/Аристарх Самосский)所解决的任务, 他曾从事修订、诠释和注解荷马诗歌和其他古希腊作品。俄罗斯的不同文本学派积累了大量本国文化文本的研究资料, 涵盖了从宗教书籍、民间故事到最新文学的文本。所有这一切, 都是最伟大的财富, 不仅拥有民族意义, 也拥有世界意义。

问: 您认为, 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 文本学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 文本是文本学家关心的主要对象。一部作品从编辑到出版, 必须经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研究之路: 仔细分析所有文本资料, 从原始手稿到作者生前的最后一个版本, 整理基础文本、做好编辑和版本工作, 撰写文本历史, 编写真实注释。在这项繁重辛苦的工作中, 对我而言, 包含着我们专业崇高的伦理态势: 向读者展示文学杰作的原貌, 展示文本中所反映的历史时代和文学时代的原貌。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及其历史面前, 俄罗斯语文学负有巨大的道德责任。当然, 没有文本史和文本学, 也可以撰写文学史。而且, 此类的“历史”已有撰写, 且仍在撰写之中。语文学在这里经常扮演的是批评作用, 它创造着同时代俄罗斯文学的真实“历史”。真实的文学史体现或隐含在文本史以及作者与时代最复杂的关系中, 要想了解这种关系, 必须深入研究作家的“玄机”, 即作家的手稿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

在20世纪, 俄罗斯文学曾经历一系列历史断裂, 每一次围绕俄罗斯文学的著名人物, 对其创作和俄罗斯文学史总体的理解, 都发生过文学与政治之争。我们经历过“审判陀思妥耶夫斯基”(1920—1930年代)², 完全漠视俄罗斯侨民文学, 而在我们所处的21世纪之初, 经历过由于苏联的破产, 侮辱苏联时期重要作家——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列昂诺夫、费定等人的浪潮, 将其从“现代轮船”上清除出去³。克服这种令人悲伤的传统, 唯一的方法是——让读者回归20世纪文学名家的原始文本。之所以要回归(着重号为科尔尼延科教授所加), 因为苏联时期出版的苏联文学经典作家选集, 经

1 作为一门最古老的学问, “语文”(philology)产生于希腊化时期的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里亚。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语文学, 则由德国学者沃尔夫(Friedrich A. Wolf, 1759—1824)在1777年建立, 沿用至今。

2 所谓“审判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发生在1920—1930年代, 苏联文艺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思想批判, 主要针对作家灰暗阴郁、压抑病态、沉溺自我的创作风格, 作家宣扬道德完善、自我忍耐、东正教等思想, 以及作家提倡的“土壤论”和“根基论”理念。

3 所谓从“现代轮船”上扔掉, 指1912年, 马雅可夫斯基与布尔柳克、克鲁乔内赫、赫列勃尼科夫等激进的未来主义者一起, 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他们对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遗产主要采取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态度, 认为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等作家已经过时, 应将他们从充满高科技的“现代轮船”上彻底扔掉。参见郑体武:《俄国现代主义诗歌》(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年): 377。

不起文本学批评的检验：事实上，所有文本都经过编辑的修改，为了迎合这种或那种政治用途；作品文本缺少真实的、合乎历史的注释。当然，在短时间内，我们无法重新整理所有选集。这里有一系列并不简单的原因，其中包括作家手稿遗产和档案资料未得到深入研究。在今天，为了部分解决这一迫切的问题，我们正在使用科学院的学术系列出版物《文学纪念碑》，其中作品文本按照学术型选集出版物那样去整理编纂。作为以下系列出版物的副主编，我成功将一些苏联时期经典作品纳入《文学纪念碑》之中，诸如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出版于2012年），符谢·伊万诺夫的《秘密之秘密》（出版于2012年），尼·扎博洛茨基的《专栏》，列·列昂诺夫的《小偷》，康·费定的《城与年》，伊·巴别尔的《骑兵军》。

问：很显然，文本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史。您认为文本学在俄罗斯是如何出现和发展的？

答：与在其他国家一样，在俄罗斯，专业化的研究所从事手稿研究。研究所藏有作家档案，从事（学术型）选集学术整理。在普希金档案资料的基础上，1905年创建了普希金之家（即俄罗斯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自那时起开始编纂第一部学术型选集。历经百年，普希金之家创建了最丰富的档案资料宝库，藏有俄罗斯作家手稿、古代俄罗斯手稿和其他俄罗斯文化独一无二的资料。正是在这个新史料基地中，古代俄罗斯文学的文本学研究得以开展，米·莱蒙托夫、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伊·屠格涅夫、伊·冈察洛夫、亚·费特等人的选集得到整理。在莫斯科1936年高尔基去世之后，作家档案开始组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即缩写ИМЛИ），开始进行学术型作家全集整理工作（文学作品出版已完成，现在正准备和推出《书信》系列，将来则是政论作品出版）。除了档案资料，在世界文学研究所设有手稿分部，藏有举世无双的证件和手稿。正是在世界文学研究，整理出版了安·契诃夫学术型选集，现在正在进行尼·果戈理、列·托尔斯泰的新选集整理工作，列·安德烈耶夫、谢·叶赛宁、维·赫列勃尼科夫、弗·马雅可夫斯基、米·肖洛霍夫、安·普拉东诺夫、阿·托尔斯泰选集整理的学术团队正在工作。两个研究所——世界文学研究所和俄国文学研究所都正在整理亚·勃洛克的学术型选集。对维·赫列勃尼科夫的学术选集和谢·叶赛宁学术型全集的出版，我视其为现代文本学上毫无争议的成就。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叶赛宁选集是20世纪我们唯一的一部学术型作家全集。所有剩下的，尚在工作之中。俄罗斯文学的文本学和史料学范围，并非像想象中的如此广泛。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极其艰苦和繁重的工作，其结果无法一蹴而就。这不仅涉及到文本史料的比照（比如说，仅仅是比较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所有现存出版物，就耗费了近十年！），而且涉及注释的编纂。对文本学本身，必须重新研究历史时期和文学时代，才能理解这样或那样情形产生的原因，确切描述这种或那种文学典故和联想回忆。文学文本的复调，产生于

这种或那种文学时期的不同传统和趋势之交叉融汇。文本学家应当描述这种承继，这项工作需要掌握很好的文本诗学和历史诗学方面的现代知识。

问：如您所说，文本学在俄罗斯的发展与作家文学手稿密切相关，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和时代诗学特征彼此相连。您认为文本学在俄罗斯有怎样的前景和发展趋势呢？

答：我部分回答您的问题。我似乎看到了两种前景，我希望，这会成为一种未来的趋势。现代文本学产生于此种态势，它被视为是应用性的，主要与经典作家作品的出版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世界趋势，对我而言尤甚如此。研究作家手稿——这是一种心向往之的精神学习，对文本注释和历史—文学建构而言，则带来独一无二的材料。在这种或那种文本学问题分析过程中发现问题、主题和材料后，我所写的所有学术专著，与安·普拉东诺夫（А. П. Платонов, 1899—1951）选集整理无不相关。因此，在尝试回答普拉东诺夫与肖洛霍夫的亲密关系问题中，产生出专著《俄语如是说：普拉东诺夫与肖洛霍夫在俄罗斯文学中的相遇》（2003）¹，关于1920年代文学批评的专著《新经济政策之解冻：苏联文学批评研究所的确立》²产生于极其重要的需要。作为文本学家，我知道，在整理注释的工作中，我没有权利依靠任何最优秀、最熟知的语文资料，我有责任（专业地）重新检查所有有关的结论和状态。为什么？因为作家并非从我们语文批评的目标出发，去创建自己的概念，而是从其他材料出发（……）根据1920年代的文学批评，我撰写了十余篇精彩的俄罗斯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文章。但是，我只能自己数年埋头于期刊和档案，期望整理出经典作家创作自己作品的年代图景（……）是的，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它曾引起争论，对此我平静待之。很容易理解，在我们参与的当代政治批评中并非所有人都喜欢。我回答道，事实如此（……）恰恰是在研究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学史原始史料中，产生出其他难题性的工作。

描述苏联时期的文学史，是当代俄罗斯文学文本学研究的主要基础。我想说，这是当代（俄罗斯文学）文本学最重要的任务。整个21世纪（文本学）的任务是艰难的。在研究和致力于史料学和文本学研究的学者的一体化中，我看到我们学术发展的前景。与法国起源批评的代表们一起，我们举行了几个联合讨论。在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哲学学部语言文学分会文本学委员会框架内（我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我们设立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之史料学和文本学国际研究者协会，举行了讨论会和学术会议，出版了《文本学学刊：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文本学与史料学问题》³。这一出版物已出版煌煌两大卷，

1 см.: Н. В. Корненко, *Сказано русским языком...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и 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 Встречи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М.: ИМЛИ им. А.М. Горького РАН, 2003).

2 см.: Н. В. Корненко, *Нэпо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М.: ИМЛИ им. А.М. Горького РАН, 2009).

3 см.: *Текстологический временник.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Вопросы текстологии и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я* (М.: ИМЛИ им. А.М. Горького РАН, 2009).

由三家单位共同出版，即世界文学研究所、俄国文学研究所和俄罗斯国立文艺档案馆。当然，20世纪作家档案主题，仍是最复杂的国家问题。很多俄罗斯侨民作家档案，流散到世界各地。近些年来，一系列档案回归祖国。最近十年科学院获得最初两部书的手稿，即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安·普拉东诺夫的家庭档案。但是，这只是小小的分支（……）

文本学与普拉东诺夫研究

问：20世纪文本学在俄罗斯的发展和嬗变，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历程，与作家手稿和文学档案密切相关。我注意到，您在普拉东诺夫研究方面成就突出，享有盛誉。请问您为何选择普拉东诺夫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答：1970年代，在列宁格勒，我开始从事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创作研究，以《普拉东诺夫的哲学探索与艺术方法特点》¹为题，撰写副博士论文。就是这个极富精神特色的主题。那时我们所有人都写类似题目。那时，普拉东诺夫的主要作品尚未出版，但是终究可以研究。我很感谢自己的老师，他们将我录取到莫斯科，于是我认识了作家的遗孀玛丽娜·亚历山大洛夫娜·普拉东诺娃（……）作家遗孀给我写了同意信，让我去俄罗斯国家文学档案馆普拉东诺夫分部去工作，允许我阅读作家未出版作品（……）那时事实上，没人从事苏联作家的文本学研究。那可以理解，这是一个违禁题目。但是，我那时是一个好奇心强的女孩，开始自己对照作家手稿翻检出版作品，接着发现，事实上所有作品都被编辑无情地扭曲了，有时文本被编辑彻底改写过，完全改变了自己内容，变成相反的意思（……）于是，我开始从事普拉东诺夫文本学研究。研究俄罗斯天才手稿的工作，教会我所有美好的东西。这让我顺利做俄罗斯文学研究。1980年代末期，已经有可能印刷普拉东诺夫的原稿，我成功整理出他的许多杰作，交付首批出版。明白工作的重要性的同时，我开始组织学术团队——青年研究者团队，他们在我的指导下撰写副博士论文，然后撰写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学文本学方面的博士论文，涉及普拉东诺夫和20世纪其他重要作家（比如伊·什梅廖夫、尼·克柳耶夫、马·高尔基，等等）。我为自己的学生感到骄傲。正是他们搭建了团队的骨架，这一团队研究普拉东诺夫的档案遗产，整理学术选集。我们自己研究，系统整理，描述世界文学研究所存留的作家家庭档案（这用去了差不多五年之久），除数卷选集之外，我们整理出与他相关的出版物：《普拉东诺夫的“哲学王国”：创作问题》²（已出版八卷），《普拉东诺夫档案》³（已出版一本）。围绕

1 См.: Н. В. Корниенко,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скания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метода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 (Дис. ...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Л., 1979).

2 См.: “*Страна философов*” *Андрея Платонова: 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 Выпуск 1-8. Сост. Наталья Корниенко (М.: Наследие или ИМЛИ им. А.М. Горького РАН, 1994-2017).

3 См.: *Архив А. П. Платонова*. Книга 1. Под ред. Н. В. Корненком (М.: ИМЛИ им. А.М. Горького РАН, 2009).

普拉东诺夫团队，形成了国际普拉东诺夫研究学会，2014年9月23—25日我们举办了第八届普拉东诺夫国际学术会议（……）几年前，八卷本普拉东诺夫选集已在俄罗斯出版，出版物很受欢迎。对那些没有作家全集的广大读者，他（即普拉东诺夫的版本史料）需要出版。但是，这并非学术出版物。学术出版物尚在整理之中。两卷本选集已出第一卷，按顺序接下来是第二卷。我重复一下，这是非常繁重的工作——不仅是部分整理文本，而且是注释。与普拉东诺夫一起，我们开启着自己并不熟悉的俄罗斯历史的页面，要知道，他不仅仅是纪实作家，也是俄罗斯生活的年鉴作家，这包括俄罗斯历史断裂的所有地方：国内战争，集体化，伟大卫国战争。

问：毋庸置疑，在文本学和普拉东诺夫研究领域，您已然取得斐然成就。在您看来，普拉东诺夫创作的民族传统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俄罗斯经典文学与生活，与无情的自我反省，对俄语的谨慎，精英性以及人民性同时密切相关。文学曾是哲学、伦理学和诗学。从俄罗斯文学作品中，世界读者了解俄罗斯和俄罗斯生活。因此，我们有普希金的俄罗斯，果戈理的俄罗斯，托尔斯泰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布宁的俄罗斯，肖洛霍夫的俄罗斯。普拉东诺夫的俄罗斯展现了普拉东诺夫的世界。我经常说，如果您想知道，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如何生活，靠什么生存，那么请阅读普拉东诺夫，他不会欺骗您。将普拉东诺夫写入苏维埃或反苏维埃阵营的尝试，证明是徒劳枉然的，因为他的创作突破了这种过于简单的观点，这种观点对于理解伟大而悲剧的20世纪俄罗斯生活过于简单。信奉生活真理与艺术真理，二者不可分割，无法分离——在普希金的这一民族传统中，我看到一个现象，即普拉东诺夫作为俄罗斯人和他在俄罗斯小说语言中的展示。没有普拉东诺夫的强烈个性，我们能走进他在小说中的展示，和1920—1940年代苏联文学中他的观点？普拉东诺夫著有两部长篇小说（《切文古尔》和《幸福的莫斯科》），九部短篇小说（其中有如下杰作，诸如《隐蔽的人》《基坑》《熵》），讽刺短篇小说（《疑虑重重的马卡尔》），爱情奇异小说（《弗洛》《河》）和儿童奇异小说（《顶牛人》《七月雷雨》），创造心理形象的战争短篇小说（《精神崇高的人们》《无惧死亡》《死者的惩罚》），他还是尝试过抒情喜剧（《沙尔曼卡》）和悲剧（《14座红色木屋》）体裁的戏剧家，匠心独运的电影剧作家，撰写出奇特的俄罗斯和欧洲文学史的文学批评家（论文集《读者的沉思》）（……）这仅仅是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创作的宽度。它们之后，则是强大而自由的艺术天才，无论是报刊审查还是十年查禁都无法阻止它，生活与命运亦如此。也许，20世纪作家的非文学经历一再重复，“结束——不是在文学中，而是生活中”。一个土壤改良实践者，带着自己“改造土地”和使农民土地使用现代化的计划；一个专业性的设计工程师，拥有体面的专利清单：这也是安德烈·普拉东诺夫。我们尝试以自己的劳动，揭示普拉东诺夫的这一侧面。对我而言，普拉东诺夫还是崇高的道

德音符，这响彻在他的每一个字里行间。这是艺术家的纯粹性，一如其主人公，“可以犯错，但不能不说”（《立此存照》）。众所周知，生活逻辑简单得多，明晓得多：可以撒谎，但不要犯错。

俄罗斯文本学的实践与影响

问：据我所知，2011年，俄罗斯著名的“时代”出版社，推出了由您领衔主编的八卷本学术型普拉东诺夫选集¹。在普拉东诺夫研究领域，该选集在21世纪之初的学术界颇有影响，意义重大。您认为，该选集的独特性何在？

答：在生前，普拉东诺夫也未出版两卷本选集，学术型普拉东诺夫选集特点在于，第一次考察所有的作家手稿。对学术型选集而言，必须考察所有文献，所有史料。这是学术型选集的最好经验。按照这一计划，20世纪（俄罗斯文学）完成的选集目前只有一位作家，即谢尔盖·叶赛宁。我们努力借助原始史料，从可能最初的起点工作。

作者之“我”——无论是普拉东诺夫的，还是托尔斯泰的，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只存在于手稿之中。其他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猜测研究的领域。选集——这是俄罗斯作家留给我们的最贵重礼物。2006年，（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获得了普拉东诺夫的家庭文献。这对我们的考据工作无疑极有裨益。

问：学术考据、文献辨析无疑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学术工作。编选学术型普拉东诺夫选集需要多少时间？

答：经过十多年的版本分析、史料考证、文本阅读，我们完成了普拉东诺夫选集。这套俄罗斯作家选集我们将做二十年，这是一项缓慢的工作。在通俗和学术选集之间有着原则性区别。这是需要弄明白的。如果这种区别不存在，那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将通俗的：通俗音乐，通俗文学，通俗科学。今天我们已搜集到普拉东诺夫所有的书信。普拉东诺夫有一份非常有趣的履历。他并非经典理解中的文学家。在苏联文学中，没有任何人能忍受如此巨大的孤独。

问：也许，从容不迫地准备学术型选集，需要通过某种立法形式确定具体条件？

答：现在编选学术选集是不理智的。如果有人问我，哪里能找到今日的“神圣”，我会说：在选集系列中。我可以说出，“彼时”和“现在”的区别何在，我在文本领域工作了所有自己有觉悟的一生。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普希金选集、托尔斯泰选集？因为每一个学术型选集都接受国家指令。这些系列是非常庞大的。这项工作是无法计算出来的。毕竟，我们没有准备好的史料，我们要寻找很多史料。需要考辨文本日期，这几乎是一项精细的工作。现在准

¹ См.: 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Под ред. Н. В. Корненком (М.: Время, 2011).

备学术型选集的社会订货已然不存在了。如果存在的话，也将是另一种情形。我们努力尝试做些什么，因为我们认为，这是需要的。

问：您是如何搜集到如此庞大的书信档案资料的？要知道，作家档案历史久远，并不容易获得。

答：关于这一点，我们力求既不写信，也不做广告。我们开始研究选集，要感谢作家之女玛丽娅·安德烈耶夫娜和我们一起工作。她是档案的拥有者和保存者。她去世之后，档案会随之离去，正像我们这儿很多东西丢失了，卖掉了，然后我们满世界去寻找文献史料。刚好世界文学研究所获得了档案。一方是继承人——普拉东诺夫之孙；另一方是买家——科学院和院长尤里·奥西波夫¹，他明白何为文学。科学院没有讨价还价，就划拨了一笔合法继承人希望得到的钱。您知道，得到这些手稿意味着什么（……）普拉东诺夫是堪于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肩的经典作家，我一点都没夸大其词。我们差不多有五年一直研究和描述普拉东诺夫。档案第一卷已出版，现在正在讨论第二卷。

问：根据您掌握的各种资料，普拉东诺夫与文学界同仁，与苏联当局和苏联作家协会关系怎样？

答：我非常简洁地回答这一系列性问题。2012年11月，由普拉东诺夫团队整理的普拉东诺夫书信卷问世了²。这是普拉东诺夫书信首部学术整理出版物。在这一卷中，作家们揭示出普拉东诺夫与他的家庭，与同时代人，与政府当局（致斯大林的系列书信，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真理报》上），与作家协会之间的诸多关系（……）我只想说，这是一部非常悲伤的书，像普拉东诺夫经历的文学孤独，在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俄罗斯作家经历过。（……）“个人的孤独之声”在全世界保存下来与否——普拉东诺夫的这个主要问题，不仅仅针对20世纪，也面对21世纪。而他的书信选部分地回答这一永恒的文化问题。

问：据我所知，普拉东诺夫一向与文学界保持一定距离。这对他并无好处。他为何选择这种现实？

答：他自己对文学环境十分坚定强硬。文学环境就在他身边，但这是系列庞大主题。在最后五年，此时已是“二战”之后，他经历过并写过战争，唯一帮助他哪怕出版过一本书的人，是肖洛霍夫。在1960—1970年代，他（即肖洛霍夫——笔者注）已经成为享有威望的“普拉东诺夫之友”。很多人帮

1 1991年12月—2013年5月，俄罗斯科学院院长由尤里·奥西波夫（Ю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Осипов）担任；2013年5月—2017年3月，院长由弗拉基米尔·福尔托夫（Владимир Евгеньевич Фортов）担任；2017年3—9月，院长由瓦列里·科兹洛夫（Вале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злов）担任；2017年9月至今，院长由亚历山大·谢尔盖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ергеев）担任。

2 参：А. П. Платонов, «...Я прожил жизнь»: Письма 1920-1950. Сост., вступ. статья, ком. Н. Корниенко и др. (М.: Астрель, 2013).

助过普拉东诺夫，但支持证据并未留下。布尔加科夫有一份敌人名单，但普拉东诺夫却没有类似的清单。但我们都清楚，在他的生活中起并不美好作用的名字。我不想徒劳地说出任何一个名字。他们有很多。于是书信出版了，一切水落石出：普拉东诺夫所有“沉默无语的记者”，谁回信了，谁未回信（……）比如曾有一些起过危险作用的批评家（……）但这是1920—1930年代，然而我们尚没有这一时段的文学史。我同时还原，事实究竟如何。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这样。作家自己留下这样的愿望：“我请求保留原样。”为了与经典作品对话，应当给它言说的可能。只是不应该忘记阅读。

问：对每一位作家来说，属于自己的时代总会到来。您认为，普拉东诺夫的时代是否已到来？

答：我想，是的。事实上，普拉东诺夫的读者总是存在。尽管普拉东诺夫度过了非常短暂的一生，但他的遗产是巨大丰厚的。沃罗涅日市¹经常举行普拉东诺夫艺术节。上演剧作，改编小说。（……）

问：文本学在俄罗斯的滥觞与形成、发展与嬗变，与俄罗斯经典文献息息相关，与经典作家文本和档案资料密切相关。可以说，文本学不仅见证着俄罗斯语文学和文学史的发展，彰显着俄罗斯的精神史和思想史，也探寻着俄罗斯的民族未来和时代诉求。这是我从与您交谈中得到的深切体会。尊敬的科尔尼延科院士，与您进行学术交谈，充满快乐与愉悦！再次感谢您！

1 沃罗涅日（Воронеж/Voronezh）是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出生城市，位于俄罗斯联邦的欧洲部分，是沃罗涅日州的行政中心，坐落在顿河支流沃罗涅日河的两岸。